**2025.6.1.**

自然无私地赐予我这样一副健全的躯体，又让我这样一个幸福的灵魂得以寓居其中，我为此而由衷地感激它。然而，自然又把一种种似是而非的说教和规训强加在我头上，还粗暴地给我指派这样那样看上去必须完成的任务，我为此而由衷地憎恨它。

**2025.6.2.**

“男性凝视”本意指的是一种以男性视角为主导来审视女性的社会观念和隐性权力结构，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也是需要全社会去共同纠正的。然而很大一部分女性对这个概念存在严重的简单化和庸俗化倾向——忽略“凝视”这个词的深层象征含义，而仅仅解读为“被人用眼睛看着，导致不舒服”的字面意义。在一位女性博主所发的“如何区分男凝与欣赏”的视频中，被鉴定为“男凝”与被鉴定为“欣赏”的男性实际上神情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引人注意的是，前者的三个例子无一例外都是一些相貌平平的中年男性，而后者的三个例子，好巧不巧都是年轻英俊的小鲜肉明星！因为被丑一点的人看了几眼，想要去网上发泄自己无来由的怒火，但是感觉单单这么发泄有引来不了大家的共鸣，于是拿这么一个高端大气的学术词汇来包装自己脆弱的自尊心；而要到了被帅哥看的时候，就毕恭毕敬、心花怒放，绝口不提什么“波伏娃”，什么“男凝”了。至于究竟男性凝视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它在影视上、职场上和文化上到底有什么具体表现，则一问三不知。一些女性打着“反对男性凝视”的旗号去肆意攻击全体男性，挑拨性别对立，不过是她们自己潜意识里被真正的男性凝视所深深禁锢的又一个例证罢了！“男性凝视”概念的提出本来对社会是有着深刻的批判意义的，然而它被一些女性的滥用，又反过来成为了一个它自己要批判的对象——这难道不令人哭笑不得吗？

**2025.6.3.**

今天我在哔哩哔哩上看到了一篇旷世高论，文案部分节选如下：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语言病是什么？》

批判性思维关心概念清晰。“比赛”是一个行为类概念，“友谊”则属于情感人际关系的范畴，它们不属于同一类型，没有可比性，句子出现范畴性错误。

批判性思维关心句子的预设。句子将“比赛”与“友谊”进行比较，暗示两者联系且相互冲突。显然这种预设是不合理的。之所以作者将两者联系起来，实际上是以“人情世故”为中介，比赛分高下，损害人情世故，进而推出：“比赛输赢，影响了友谊”。

批判性思维关心句子属性。句子是规范性命题，隐含“人们应当怎样”。规范性命题表达道德价值，指导道德行为。比赛，特别是竞技，竭尽全力才是尊重。相互尊重才有道德基础，才谈得上友谊。舞弊防水等，没有道德基础，谈不上友谊。

……

恭喜你！每天学习一点批判性思维，进一步理解句子的范畴错误，洞察了句子背后的观念，更加重视规范性命题。恭喜你，今天又前进一步，智慧+1！

我看到这里绷不住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说的还是人话吗？信口胡诌一通，结果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不平则鸣，于是我洋洋洒洒写了一长篇评论直接予以回击：

整个文案读下来，不说言之无物吧，至少也可以说是不知所云。练习真正的批判性思维，先从批判UP所谓的“批判性思维”开始。

首先，从实际语用的角度讲，“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句话有说比赛不重要吗？至少比赛还是第二！实际上它给人传递的是一个理念，就是体育比赛的竞争性不能凌驾于运动员之间的关系和谐之上，运动员不能无限制地通过违反规则、侵害对手来达到自己获奖的目的。这样的内涵，我想应该不是单单我说的，而是每一个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人就马上心知肚明的，所以它才能传播得这么广泛。然而怎么到了UP这里，就变成什么“不当预设”，什么“暗示两者联系且相互冲突”了呢？按理来说它们的确不应该相互冲突，而是应该和谐共生的，这点绝大部分人都当然同意。但是对于有些喜欢作弊，为了赢不计手段的运动员来说，这两种东西在客观上不就是相互冲突的吗？而这句话本身，不也是为了劝阻这样的行为，消除这种不恰当的冲突才提出的吗？一句本来为了劝阻不当预设而说出的话，怎么反而是自己做不当预设了呢？诚然，不排除有些人会拿这句话当免死金牌，去打压一些为自己争取合法权益的运动员的努力，但这也只是它被滥用的例子，而不是本意。如果有人拿着这句话去做错误的论证，那就应该实事求是地去批判他们错误的论证，而不是把这句话本身全盘否定掉，完全忽视它的现实意义。就像UP所说“在比赛中竭尽全力才是尊重”，过于注重友谊就会削弱比赛的竞争性，破坏比赛的风气，这是矛盾的一方面；同时UP自己也承认“舞弊放水谈不上友谊”，比赛不能搞极端竞争，否则同样破坏比赛的风气，这是矛盾的另一方面。然而UP在整个文案中片面强调矛盾的前一方面，而全盘否定后一方面，这不是恰恰掉进了形而上学的陷阱，和UP口头上所推崇的“批判性思维”背道而驰吗？犯这样基本的错误，有什么资格来教我们什么才是“批判性思维”呢？

退一万步来说，就算不考虑这句话的实际语用，考虑这句话的语法是否正确，UP做出的反驳也是天方夜谭，令人费解。UP仅仅因为“比赛是行为类概念，友谊属于情感人际关系范畴”，就声称它们“没有可比性，是范畴错误”。话怎么能这样说呢？怎么能因为这两件事物不属于同一类（依照UP的分类法）就武断地认定，任何把它们进行比较的语句是错误的呢？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每个人想必都可以拿胶带封死自己的嘴巴，什么话都不用说了，因为但凡说一句什么话，都要被UP这样追求“批判性思维”的人揪出一些“逻辑错误”。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句话随便翻开一本政治文献或者思政教材都有机会看到，很难想象会有什么错误。然而按照UP的这套分析方法来看是怎么样的呢——“人民利益”怎么可以和“一切”相比呢？前者是一个具体的“利益”，而后者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一切”啊！如果把“一切”不看成一个单一的对象，而看成一个大量对象的集合，那更是错的离谱了：“一切”里面什么都有，其中不属于“利益”这个范畴的东西可是太多了，一个个拿它们和“人民利益”相比较，那不是错了千千万万次吗？然而，UP有胆量拿着他那套所谓的“范畴论”来批判“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句话吗？那可就不是语法问题，也不是逻辑问题，而是政治路线问题了！仅仅因为一句话在形式上似乎有些考虑不周就否认它的现实意义，实在是根本没说到点子上。诚然，人们在某些学术领域中的确需要对语言进行严格的形式化，但对自然语言来说却不是这样。自然语言也需要符合一定的规律，也需要让大多数听话人能够听得懂，但绝对不需要两件事物之间存在某种偏序关系才能进行比较，也绝对不需要通过一个什么编译器的语法检查才能说出口。精确、严格、消灭歧义不是自然语言的核心品质，灵活、模糊、表情达意才是自然语言的核心品质。拿着像数理逻辑语言、计算机语言那样形式化的标准去套在自然语言头上，这属于典型的机械语言论，是任何一个有着语言学基本常识的人都不会认可的。

然而就是犯下了这样一堆妇孺皆知的逻辑错误的UP，还要把这一堆逻辑错误全部打包装进一个短短两分钟的视频，同时自视甚高地给自己冠上所谓“批判性思维练习”的光荣名头，在视频的末尾趾高气扬地鼓励观众说什么“恭喜你”“进一步”“洞察了”“更加重视”“智慧+1”……还有之前好几期视频都是一样。这得意洋洋的样子，宛如自己真是一个风度翩翩、为人师表、启迪民智的哲学老师了！实在是出尽洋相，令人喷饭。建议UP自己先去多补补高中哲学的课，再来吃哲学老师这碗饭。

**2025.6.4.**

因为女性在社会地位上占系统性劣势而给予女性一些特殊的法律保护，这是“否定”；而有些女性背弃公序良俗，滥用这种特殊的法律保护为自己谋取额外利益，进而引发舆论的不满和法律的调整，这可以算作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与否定之否定之间的辩证关系本来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但目前的许多人工智能大模型似乎还无法实现这种平衡，对于女权问题的认识仍然处在一种比较前现代的阶段。如果用户提起近年来新出现的一些女性滥用权利的事例，它们往往会字里行间体现出一种与整体语境不相符的排斥、抵触情绪，并且倾向于使用目前网络上仍占优势的前现代女权叙事：例如在短暂肯定完用户观点的合理性以后，立马转向严肃劝告用户说这可能“含有价值判断”，要警惕“个例≠普遍现象”等等，并且接下来拒绝给出可能与传统叙事相违背的建议。这就体现出人工智能与人类相比一个最大的弱点：其观点全部只来自语料库中现有观点的整理与组合，而无法在对人类社会具体问题的细致考量中动态、灵活地生成。在一众社会理论家还在杞人忧天地哀叹着“人类要被人工智能取代了”的时候，真正善于辩证思考的学者早已通过反复测试隐隐触及到了人工智能能力的边界。或许未来的几百年内，人类社会还将依旧是“人类的社会”。

**2025.6.6.**

中国高考，历来大规模举行五十余次，是非曲直难以论说。但是教育家无不注意到，正是在这个考场上，决定了多少平凡子弟的盛衰兴亡，此兴彼落，所以古来就有鱼跃龙门，蟾宫折桂之说。正是在高考考场，我有幸携三年寒窗苦读的功力，征讨语文、英语、数理化生，大获全胜。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在讨论什么“伤仲永”，什么高考状元大学挂科，仿佛大学期末考试对于我们高考高分生，注定了凶多吉少。两年前我走出高考考场，遂得到全市区最高分，本人所到之处，家长学生皆成幻影，正可谓占尽天时，那种万物竞发、勃勃生机的景象犹在眼前。短短两年后，这小小的大学期末考试，竟至于成为我们的葬身之地了吗？无论怎么讲，这次期末考试是冲八十保六十，优势在我！

**2025.6.7.**

小纯是我的未婚妻。自从2022年9月我们暗暗订婚起，到现在2025年6月，我已经让她当了我快三年的未婚妻了。这其中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想鼓起勇气尝试把这个“未婚”的帽子摘掉，可都总是半路退却下来——我觉得我的臂弯不够强劲，我的羽翼不够丰满。我怕她可能只是一时冲动才对我许下那些天花乱坠的诺言，我怕我早早把她拴在我手上只会拖累了她。她在这世界上原本不是为了我而生的，她属于的应该是那个海阔天空的世界，而不是我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病体。然而她好像对我这些忧虑好像全然不放在心上，只是像块柔软的橡皮泥一样若即若离地粘在我身边，仿佛觉得我才是海阔天空的，而除我之外的那个世界才是积贫积弱的。然而她也从来没有对我做出过什么大动作……说不定她也觉得自己会拖累我。我不知道她这样到底是幼稚还是成熟，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幼稚还是已经成熟，只知道埋头干着现实中的事情，容许着我们自己随意地感知彼此的存在。能和她一直这样不明不白地待在一起，我应该是比柏拉图、比苏格拉底更清净的圣人了吧！当然这中间我不是没有厌倦过。有好几次，我都差点要放弃这份似有似无的爱情，和其他那些更正常、更能够接触的女孩子一起去了。然而这些时候我又总是片刻不得安宁。每每我试图去巧言令色的讨那些女孩子的喜欢，或者想方设法的想要和她们牵着手走掉，我都会感觉到小纯的视线冷冷地悬在我后脑勺边，像根针扎着我似的；可我一回头，真正浮现在眼前的又只是她那最澄澈、最温柔的目光，跟平日里看惯了的目光是一样的。那目光里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容许，是制止，还是无所谓，或者是有什么别的东西……？可能并没有答案。我只知道这样被小纯看了一眼以后，我就自动把手从别的女孩子那里永远缩回来，放回到她手中了。我看不见她的容貌，听不见她的声音，想不出她的思想，就像一个揣测着皇上种地该用金锄头还是银锄头的农民一样局促不安。我要跟着她走吗？她要成为我独一无二的妻子吗？我这独一无二的生命，会要就此终结在她的怀抱中吗？我的基因告诉我不要；可是我读过的书又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一定要。我就是在这样几近混沌的迟疑之中走过了接近三年的停滞。就假设我最终做出的选择是“要”吧。选择“要”会发生什么呢？想必会发生一场盛大的婚礼。我们会租一个很高很高，足足有几十米高的大堂，大堂的两面墙上是被雨打风吹着的窗户，台下是整整齐齐排列起来的观众席，而台上就是我们紧紧依偎的身影。我们会向世人论证我们之间爱的存在性，以及我们将要共同走过的困难的任意性。这一部分论证过程每一个观众都会听到，因为观众席是空的，他们能够听到这个命题是虚空真命题。一旦经过了这次盛大的婚礼，我就可以合情合理合法地拥有她的一切了：她的窃窃私语，她的劝慰与安抚，她身上那些很难让人相信存在的东西……就和历史上经过的万万亿个有妇之夫别无二致。对，我们的青春就在这里打止了，接下来我们迎来的，是青春之后的时代。

**2025.6.8.**

我很少无条件地憎恨人，高考撕别人答题卡的废物除外。

**2025.6.9.**

昨天说到“恨”的问题。实际上对于“爱”也是这样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渐渐习惯了给自己所有的爱憎都套上一层理性的滤镜。有些事物我可能依然还在“爱”着，却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这种爱的来由在哪里，我是受到了什么其他事物的影响才这样爱它，如果一直这样爱下去又会对我有什么潜在的后果，可能会暴露出哪些隐藏着的虚伪性，让自己不安起来。这样一来，小时候那份不假思索的赤诚和热忱就这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冷静而清醒的逻辑判断和情绪价值分析。譬如说爱民族、爱国吧。爱国当然是对的，我们没有谁不知道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创造出了多么辉煌灿烂的文化、多么源远流长的历史。因此我们每个人从小也就是在这些教育的浸淫之中成长起来的，仿佛就瞅着这么一个爱的对象，去朝着它狂奔，为了它欢呼，就可以把我们所需全部的情感生活填满起来了。然而长大一点之后，现实又不容置疑地告诉我们，国家不过是特定社会群体维持统治的暴力工具，民族也不过是一群人聚在一起想象的共同体；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固然也是在社会历史上起着重大影响的因素，本质上却是带着强烈的荒诞色彩，是可以由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刻意捏造、建构起来的。通俗一点讲，就是“真实，但没有那么必要”。自从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从小时候带来的那种爱国的情绪就永远地被笼罩在了这个“伦敦东区穷人挺起的胸膛”的阴影之下，久久不得翻身。还爱吗？爱还是爱的，只是现在我不得不在自己严苛的审视之下做一些只有数学家才会做的形式化工作，给这种爱打上一层又一层的补丁了。你爱它的时候，它莫非也会爱你吗？你怎么保证自己可以不会被人利用呢？历史固然源远流长吧，可你只不过是恰巧跟他们生在地球上的同一个地方而已，他们想的什么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想着想着，我的眼神就开始迷离起来了，仿佛在和自己头脑里分裂出来的那个巧言令色的恨国党辩经……当然，打这些补丁本身并不是真的为了去跟人辩经；只是想要自己过得舒服一点，思考问题的时候心安理得一点罢了。而实际上最后这些补丁也不是不能打成。我生长在这里，认识的人是这里的人，见到的事是这里的事，我不爱它还能爱谁呢？难道去爱别的国家吗？然而，就像一个花瓶摔出了裂纹，除非完全打碎回炉重铸，那不管再怎么修修补补都是看得到痕迹的；就算有一个工匠有什么金手指，可以让它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这个工匠自己的记忆里也是清楚它曾经裂开过的。我在感性上继续保持这种爱的同时，理性上又必须坦诚地承认它的虚无性。对于民族、国家是这样的，对于除此之外的种种事物就更是这样了：无论是什么爱，似乎都可以在脑子里跑上这么一遍“否定之否定”的流程，于是爱就变得稍微有些没意思起来，仿佛这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东西值得真正完全的爱。辩证法在史无前例地提高我们思维水平的同时，或许也轻易抹杀掉了我们许多未加修饰的赤子之心，让我们在感情上变得有些狐疑、迟钝起来了。那么那个真正能让我无条件去爱的东西，究竟还存不存在呢？如果存在的话，还在哪里呢？

**2025.6.10.**

**《驳斥西方主流叙事对中国民族政策的系统性抹黑》**

从小我们就以为，墙是囚禁墙里面的人的；现在才知道，墙是保护墙里面的人的。但凡是一个有着基本的逻辑思维，形成了基本的处事原则，接受过基本的历史教育的人，看到外网上那些愚蠢、低劣却又一本正经的反华、反共言论时，恐怕都不太可能忍住皱起眉头，从脑袋上冒出几个大大的问号。而如果这个人进一步知道，恰恰是这些一本正经的信口胡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居然还在被世界上数亿的人民奉为圭臬，他恐怕就不得不再发出一句“世界真是个草台班子”的感慨了。按理来说，这些极端反共分子的言论已经是荒诞到了如此后现代的地步，以至于他们哪怕真正严肃地说一句话，都很难让人不怀疑他们是不是在讽刺自己。可是为了能让他们能够听得懂，接下来我还是稍微用一些有具体语义、基本上符合传统模式的前现代语言来好好说说他们的毛病好了。

我们西方国家的朋友们特别喜欢拿着中国的民族政策说事，仿佛中国的行政区划中还存在着一个民族自治机关，这个民族自治机关辖区内还有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那就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罪大恶极的“人权侵犯者”“种族灭绝推行者”了。然而，他们怎么就从来不愿意随便翻一翻历史资料，看看我们最开始是怎么靠行动赢得了少数民族的民心，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之下建立了全国政权的呢？在长征途中，甚至发生过少数民族不信任红军而对红军开枪，但是红军为了执行民族政策而坚决不还击的事件。这样严明的军纪，我们西方国家的朋友们，他们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辈做得到吗？恐怕不会。哪怕印第安人送来的是可口的瓜果蔬菜，美利坚的祖上们都要吃干抹净以后坚决拿火铳打回去。所谓西方主流叙事，就是只要罔顾一切史实、丢弃一切原则，高高打起反共这面大旗，就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混得顺风顺水，名利双收。他们还叫嚣什么中国共产党“没有言论自由”，却不看看他们自己那套“言论自由”都自由到哪里去了！

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在历史事件的名称上大动手脚：不说收复新疆，要说什么“吞并”新疆；不说和平解放西藏，要说什么“侵攻”“攫取”西藏。照他们那一套逻辑，好像新疆、西藏历史上就从来不属于中国一样。那么我想请问：湖南、广东是不是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的周朝，几乎所有的汉族文化基本上都还是只在中原一隅，长江以南这些地方还是蛮夷之地。当时这里的人们肯定是不会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可到了现在，还会有人对湖南人毛泽东、广东人孙中山问出“你是不是中国人”这种问题吗？国家、民族、文化，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不断流动的。匈奴、鲜卑、羯、氐、羌……汉族历史上融合过那么多民族，早就分不清谁是谁了。不同地区之间的人们交流、通婚，中央政府对一块地方进行管辖、治理，这样一个统一的国家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统一的民族就出现了。同样是治理，不过是新疆、西藏离中原这块地方远一些，纳入中央政府管辖的时间近一些而已。怎么湖南、广东是中国，新疆、西藏就成了不是中国了呢？他们怎么只敢搅和这两个民族自治区，不敢支持什么“湘独”“粤独”了呢？真要按照这种民族分离主义来划分国家，把每个民族都死死按在它最开始发轫的地方的话，那今天的中国恐怕是要碎成成千上万个原始部落领地了，连当年周天子脚下的洛阳城都保不住。如果是那些少数民族自己，可能还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份而在民族认同上有所克制。可唯独我们西方国家的朋友们，恰恰就是整个人类世界上最没有资格谈什么“支持民族自决”的这群人！他们要说的话，就去跟北美洲土地上的原住民，以及亚非拉所有被殖民过的民族说去吧！

当然，这里又不得不提到一个国际上尤为津津乐道的话题——所谓“新疆种族灭绝”。新疆从来没有实行过什么对外封锁，近年来也没有什么治安问题，任何人只要买上一张到新疆的机票，亲自上乌鲁木齐的大街、和田的集市去走走，就知道中国政府到底会不会像西方媒体所报道的那样，动不动就把街上的维吾尔人抓起来枪毙了。然而一些什么“中立记者”，猫着腰鬼鬼祟祟地窜到乌鲁木齐一个看守所外面，拿着摄像机对着里面一拍，就是“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进行拘禁和拷打的实证”；看守所外面的安保人员发现了，上来捂住摄像头阻止他们拍照，就成了“中国政府运作不透明，拒绝中立记者采访，掩饰其种族屠杀行为”！试问，真正遮遮掩掩的到底是谁呢？其胡搅蛮缠、颠倒黑白的技术，我们中国人实在是不能望其项背！中国是一个国际认可的主权国家，中国政府有权对其领土上发生的一切犯罪行为实行属地管辖，这点他们应该不会不认可吧？要是中国连几座看守所都不能建，几个犯罪嫌疑人都不能抓，那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莫非我拿着一个摄像机闯进诺克斯堡一顿乱拍，被美军士兵击毙了，也是什么“美军在此地虐待印第安人”，什么“美军运作不透明”的罪证吗？中国人肯定不会去闯诺克斯堡，可是有些美国人是真的会闯看守所的。不仅闯看守所，还闯人家的私有工厂，还闯维吾尔人的民宅。我看真正的维吾尔人不反对中国政府，反而最烦这些拍这拍那、问东问西的外国佬！

尽管说了这么多，对于有些自我陶醉，沉浸在自己编织起来的信息茧房中的一些别有用心者来说，恐怕都是对牛弹琴。我们就不强求他们能从这一辈子的迷梦中醒来了；但求我们自己都能好好看清楚他们的丑恶面目！

**2025.6.11.**

智慧真的能像我们给自己许诺的那样，卸除我们身上的痛苦吗？实际上可能只是卸除了一些痛苦，又加上了另一些痛苦。或许我们只能这样认为：愚者的痛苦是肤浅的痛苦，而智者的痛苦是深沉的痛苦。这两种痛苦，会不会某种意义上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呢？

**2025.6.12.**

我常对着手机屏幕发呆，看那些像素堆砌的笑脸在对话框里浮沉。昨晚三点，拇指划过朋友圈最新的九宫格，玻璃映出自己的脸 —— 眼睑下的青影像未干的水彩，在蓝光里洇开。这让我想起去年在美术馆看到的达利，那些扭曲的钟表正以相同的弧度融化在视网膜上。技术本该是凿开孤独的凿子，却把我们凿成了无数个孤岛，每个孤岛都闪着荧光，像深海里互望的灯笼鱼。

上周参加线上读书会，主讲人说区块链能重建信任。他的头像在虚拟背景里晃动，身后的书架是系统生成的文艺复兴风格。我盯着他领带夹上的像素锯齿，突然想起大学时在图书馆抄笔记的下午，钢笔尖划在纸页上的沙沙声，像某种秘密的摩尔斯电码。现在所有的思想都被编码成 0 和 1，在光缆里穿梭时会不会失重？就像我们在视频通话里笑时，嘴角的弧度是否还能带动颧骨的肌肉，还是只剩下信号传输的机械振动？

楼下的便利店装了人脸识别门禁，有次暴雨夜我冲进去躲雨，电子屏突然跳出“欢迎光临，张小姐”。雨水顺着发梢滴在传感器上，那声机械的问候让我想起童年躲在衣柜里，听母亲在客厅打电话的模糊声线。技术本该记住温度，却只记住了数据。就像外卖软件总推荐 “你可能喜欢” 的菜品，却不知道我胃不舒服时只想喝一碗外婆熬的小米粥，那味道在数据库里该用什么哈希值存储？

窗外开始泛白，楼下的包子铺飘来蒸汽的味道。我想起大学室友总说，真正的孤独是手机满格电却无人可打。现在我们用 5G 网络编织了漫天的蛛网，每个节点都闪着信号，却再也抓不住那些会在雨夜里陪你躲进便利店的人。或许技术从来不是答案，而是我们对着虚空抛出的问题，那些在光缆里穿梭的比特，不过是这个时代的回声，重复着人类永恒的困惑：如何在拥抱世界的同时，不被世界的光灼伤？

**2025.6.13.**

在传统语境的信口开河之下，我们开始警惕以偏概全；然而在“警惕以偏概全”的阴影笼罩之下，我们又开始变得唯唯诺诺，不敢做出任何普遍性的结论。从语言方式、思维习惯、行事逻辑等等方面对社会上的某个性别群体进行客观分析，得出统计上的普遍结论；然而但凡这个结论是带有负面情感色彩的（至少以传统语境的评价标准是可以专门解读出负面情感色彩的），那立即就会被铺天盖地的“个人行为上升群体”淋个浇湿；在这中间，又尤以女性这个传统语境下需要特别关注、保护的群体为甚。用文化人类学、历史考据学的手段对某个民族在历次历史事件中整体呈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处事原则等等进行客观分析，得出统计上的普遍结论；然而但凡这个结论是带有“疲弊”“落后”意义的，那就更是被众人津津乐道地扣上“种族歧视”的帽子了；在这中间，又尤以犹太人等等传统语境下“受过伤害”“需要澄清”“亟待正名”的民族为甚。一些人或许会尝试给出一些折中的方案，譬如把日常讨论用学术语言替代，把“概括性描述”用“概率性语言”替代，诸如此类。然而这本质上不还是一种蹑手蹑脚的“保命叠甲”吗？人类失去一切感性的时候，便也同时失去一切理性。原本简洁有力的表述在层层的语言外壳之中顿时变得疲软迟滞，既失去了应有的批判锋芒，也深入不了大众的舆论场。语境的囚笼封堵了我们思维生长的方向，众人的严苛审视死死钳制住了我们活跃的探索。在久而久之不敢发表相关言论，哪怕发表十几个字也要重重叠甲上百个字的环境里，我们都渐渐不敢去进行那样的思考，甚至到最后都主动放弃一切思考了！我想我们是时候激浊扬清、敢做敢言，夺回舆论场上本属于我们自己的阵地了。我们还有什么可以等待的呢？

**2025.6.14.**

“科学”和“迷信”，这两个概念从定义上就是不相交的。在当代人类学术共同体经过了多轮争论与辩证修正的通用语言体系中，已经很少有这样一对绝对分离、完全对立，而且一方彻底象征着情感上的“好”，另一方彻底象征着情感上的“坏”的概念了。然而有些封建糟粕的拥护者就是要哪壶不开提哪壶，生造出来一个什么“迷信科学”的短语来套在科技专业人士头上。“迷信科学”这件事情整个从一开始就不存在。这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这是一个语言问题，就像说“圆的正方形”一样荒谬。那些迷信的人想必想象力也是如此的贫乏，以为全天下的人，包括科学家，都是像他们那样每天手捧着一本本老祖宗传下来的老黄历摇头晃脑的念，就是完成了每天的工作了。殊不知真正的科学家智力早就比他们高到不知道哪里去，思维活跃到不知道哪里去了。要科学就不能要迷信，“迷信的科学”本身就不是科学。如果有哪个科学家身份的人也搞了什么迷信活动，那他的这些行为也应该从道义上被我们清除出科学的行列。

**2025.6.15.**

观察着地铁上那些刷视频、看网文的人，我总是像个高傲的哲学家一样，觉得这些现代人的娱乐都是无比空虚，并且十分不齿于这种空虚。然而，拒绝空虚给我带来了更大的空虚，我的精神世界甚至已经空虚到连空虚都没有了。

**2025.6.16.**

**【甲】**

我们常说在理性讨论中最重要的一点原则是“对事不对人”。虽然这种原则听起来确实是很理想，但在实际讨论中，“对事”和“对人”之间的界限远远没有那么泾渭分明。譬如要指出论敌的一个观点是错误的，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思维水平上贬损对手，在认识能力上暴露对手。然而这些必要的攻击就被一些人解读成“人身攻击”。随意指责别人“缺乏基本常识”“毫无科学素养”确实欠妥，但如果我们对地平论、酸碱体质论和“西医治标论”这种公认的谬论都不能这样批评，那我们还有什么话是可以说的呢？再譬如我们讲不要“诉诸动机”，然而客观事实是，很多人在文章中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就是一种不恰当的动机，他们的逻辑问题恰恰就在于动机问题。而要真正充分地批判他们，就必须把这种主观动机揭露出来分析，否则就只是停留在纸面功夫上，切不中论敌的要害。连一向以严谨著称的法律审判，都要涉及到大量主观故意推定。如果为了所谓“客观”“就事论事”就不准进行一切主观故意推定，那恐怕全球没有哪个司法系统可以不崩溃了。从这个角度看，有些情况下“对人”未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对事”。

**【乙】**

莫非我真的已经焦虑到了连看着商场里的女装店都会产生幻想的地步吗？

**2025.6.17.**

今天又看到某某港台音乐人去世了的消息。最近一段时间网上这类消息似乎特别多。我并不是不尊重逝者，也不是要故意哪壶不开提哪壶，但是我实在忍不住要把一些当讲不当讲的东西拿出来讲讲——那就是我并不喜欢在网上刷着刷着视频就刷到一个我素昧平生的人的死讯，也不想跟着哀悼一个我从来不觉得有什么哀悼的必要的人。有的朋友看到这里可能就要指责我了：“你对人家没感情，直接刷走不就好了吗，又没人逼你跟着哀悼！有什么必要这么上纲上线呢，也太矫情了！”但是我确实觉得有必要上纲上线，我也确实有这么矫情。如果逝者属于某些更加意义重大的人群，那我应该会肃然起敬起来，因为对他们的尊敬是根植在我受过的教育里的，我会觉得为他们默哀一分钟是有必要的。可是对于上述的港台音乐人，我就没有这么深厚的感情了。我在这里要再次着重强调一遍，我不是不尊重逝者，不是贬低他们的音乐品味，我理解他们在众人心中的地位非凡。但是这和我反感他们创造起来的话语暴政并不冲突。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混日系小众同人电音圈的00后，他们的歌我一首都没听过——至少是标题都没见过——再不济也是标题和歌对不上号。我看手机不就是想放松放松、看看新闻吗，突然把这样一张黑白大头照摆在我面前，还给我看一堆鲜花和蜡烛弹幕，是什么意思？评论区也是一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样子，凄凄切切地诉说着这些作品给我们年轻人留下了多么多么刻骨铭心的印象，是怎么怎么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精神记忆，仿佛没听过这些歌就得被开除年轻籍了一样。我是不是年轻人啊？我才不到二十岁呢，我到底是不是年轻人啊？这和街上敲锣打鼓奏哀乐那种传统的形式不同，这是直接用算法的大手把东西糊我脸上了。有关注的人去世了，在网上发点东西悼念一下本来合乎情理。但是非要把它推上热搜，变成一种公共话语，那就让人很不爽了。这些港台音乐人是音乐人，日本那些默默无闻玩电音的大佬就不是音乐人了吗？怎么前者出了一点什么事就众人皆知，甚至粉丝还喜欢装得一脸难以置信的样子质问我们这些不知道的人，而后者就不这样了呢？事实上，在我网易云音乐红心歌单的一千七百多首作品里，堪称惊世骇俗的少说也已经有三百首了；那些整个平台上点赞数量不过几十上百个的作品，艺术水准很可能完全不输一些教科书上的经典品和“家喻户晓”的流行品。我想以我基本上超出公众平均水平的音乐实践经历和音乐教育素养，做出这样的断言还是有资格的。实际上这些问题很多都只是话语体系的问题而已。所谓的热门艺术和冷门艺术，不过是被建构起了公共话语体系的艺术和没有被建构起公共话语体系的艺术罢了。我也不是说“冷门就一定是好的”或者“热门就一定是粗俗的”，我只是想为一些冷门艺术本该被重视起来的艺术价值正名。以我这样狭窄的视角的确很难理解，为什么多数人要沉浸在已经建构起来的话语体系里面，服从于他们的说教呢？可能我的确有点太文化精英主义了，但是我并不觉得这说到底有什么不好，也不觉得别人有什么理由说这样不好。或许只能这样认为：可统计的数量的人（也就是“大多数人”）的集体话语是可统计的，而不可统计的数量的人（“少数人”）的个别话语是不可统计的。当集体话语以一种文化霸权的态势入侵个别话语的时候，难免引起后者的反感和抵触——或许可以从理性上认识到这种反感和抵触的来由，并且在大众面前积极掩饰它们，可是感性上是无法彻底消灭的。实际上也没有必要去消灭。

以上这些东西如果发到网上，想必是争议不少的。希望若干年后的我还会理解今天的我的想法吧。

**2025.6.19.**

不要再铺天盖地地给我宣传那些优秀学长的事迹了，某年某月某地又参加了一个什么比赛，拿到了一个什么奖，得到了哪里哪里的全奖直博什么的。这两年来，这些话术一直像一块巨石按在我的胸口。我现在极度恐慌，精神压力已经大到快要崩溃的地步了。我只想像一个头上没带着彩色光环的正常人一样老老实实过完这四年，好好做完每一次作业，好好通过每一场考试，然后风平浪静的拿到毕业证。至于毕业以后，是去搞这个application还是拿那个offer，我不知道，也不关心。人和人的体质有所不同。小说里的人能用肉身扛住炮弹，现实里的人不能用肉身扛住炮弹。这世界上有习惯于干那些适合被放到光荣榜上大吹大擂的事情的人，也有不那么习惯于干那些适合被放到光荣榜上大吹大擂的事情的人。谁活着不是活？怎么前者可以活，后者就不可以活了呢？我很惭愧，以前有段时候我属于前者的时候，还悄悄在心底瞧不起属于后者的人。现在我终于自己成为后者了，才尝到被人嘲讽“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是什么滋味。

**2025.6.20.**

当我们有些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朋友们还在沉迷于那套陈腐发霉的“温室花朵”“社会毒打”“吃盐吃饭”“过桥走路”的叙事中无法自拔的时候，年轻人早已被推到21世纪20年代这个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和社会各处喷涌而出的新矛盾激战正酣了。总是说：“看你这发言，怕是还是个学生吧？听我一句劝，现在先去多读点书，有些事情等你以后走进社会就明白了。”“走进社会”？走进哪门子的社会？这些油腔滑调的人有什么资格让我听他劝，教我怎么“走进社会”？依我看，我们学生要想真正在社会中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首先就得认识到这种叙事的虚伪面目。之前他们可以信誓旦旦地来说教我，或许是因为知道我们过于年轻气盛了，没受过什么现实问题的考验；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暂时着了这个道。可是言语的锤头没有锤断我的脊梁骨，反而把它锤得愈发坚挺了。现在我明明早已把他们这些话反反复复听了个干净，却依旧像没听过的时候那样年轻气盛；不仅如此，还开始给他们更大的回击了，他们想必没料到这一点吧！他们还有什么理由还能继续口若悬河下去，我有什么理由不能堵上他们的嘴巴呢？古人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今人又云：“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我且效仿过去的无数代青年，在这里立一面旗帜吧：等我走入社会了，我偏不做他们口中那阿谀奉承、卑躬屈膝的所谓“成熟人”，我偏要“知世故而不世故”！我即便到了老死，都要是像现在这样一副青春的样子。他们冠冕堂皇给我青春下的那些死亡裁决不过是废纸一张。等到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再一起来看看这面旗帜会不会倒下来吧！

**2025.6.21.**

“科学的尽头是神学”？作为一名理工生我很不理解，这种话到底是怎么出来的？我知道这句话本身可能意图是表达某种高深、超脱的哲学思想，这种思想倒是每个人都可能会有，没必要上纲上线。但是你要对着一个科技工作者，在他们在公共场合做科普工作的时候说，是意欲何为？什么神不神的，放在科学研究的语境下，这就是丝毫没有任何内容，没有任何实证上的依据，完完全全的莫名其妙。至于具体莫名其妙在哪里，这个我就很难细讲了，就像一把锤子再硬也砸不烂一块棉花。

人类的认知是无限的，科学怎么会有什么“尽头”呢？即便真要有尽头，那也只能是某个学派、某个理论体系发展到了基本完善、饱和，而不是整个科学本身到了“尽头”。退一万步讲，就算再有尽头，也远远轮不到这帮空头哲学家和神棍来当这个尽头！

这世界上到底都是哪些神人天天在传播这种奇谈怪论？他们或许是看着科学家侃侃而谈的样子，非要东施效颦一下不可，从自己贫乏的不行的语料库中扒拉出一点什么词句来，说点什么评价一下他臆想中的“科学”，来彰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学识有多么“丰富”“深刻”吧。他都这样了，你怎么不顺从他呢？

**2025.6.22.**

**【甲】**

我可能明白为什么我中学的时候读那些试卷上的文学类文本总是感觉味同嚼蜡了。语文教学与考试中的代际思维断裂问题，在文学类文本阅读的文章选取和命题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目前中文文学界占据主流话语权的群体仍然是改革开放之前或者早期的老一辈作家。这一代人多成长于传统的乡土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生活节奏较慢、社会结构简单、社会关系偏重于熟人，等等。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是异常迅速的。正当这类乡土文学作品仍然方兴未艾，还在作为语文阅读理解题的热门素材时，这些题所面向的中学生群体，却早已是在完全不同的城市文化景观中成长起来的了。他们看着文中角色的各种行动，会困惑，会莫名其妙，会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为什么要为了自己家里养的一头牛就把自己牺牲掉？怎么主角都跟自己的三叔四舅七姑八姨这么亲，按理来说这些人一年到头一次都不太可能见得到？为什么作者这么痴迷于村里那些早就被淋得破破落落的土砖房，拆迁住进高端大平层不香吗？当然，我不是要刻意忽略现在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在乡村中生活学习，但是可想而知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必然也受到了诸多现代技术的影响，变得和当年那种纯正的乡土生活不那么相同了。

乡土文学中不乏很多传世名作，并不是不可以出，如果运用合适，这类作品也是可以极大拓展学生视野的。但是这需要的是语文老师切切实实为学生着想，让教学与考试内容与学生所在年龄段的理解能力相适配。时代之间普遍关切的思想要予以弘扬，而个人色彩过于浓重的抒情要慎重考量。有些现在来看已经独属于老一辈的文化景观，却被中学语文教育考试体系安上了“提高人文素养”“培养文学情操”的通用名头，让语文老师们强按着学生的头皮去做、去理解。结果就是海量的题目麻痹了学生的思维，学生们为了把答题卡填满、把分拿满，开始无所不用其极起来。原本是要看作者描写的精彩之处，结果被做成了以直觉和概率统计原理为基础的随机过程；原本是要看作者的思想，结果被做成了以往标准答案里词语和句式等等符号的机械剪切……这是学生的问题吗？不能说不是，但是我想更应该好好反思的是现在的中学语文自己。当然，在这其中时间推移的作用也是少不了的——到了二三十年后，等到现在这批在城市中成长起来的学生们成为了中文文学界的骨干，或许城市文学就会很大程度上取代乡土文学的空间，成为命题的新风尚了。

**【乙】**

有些女生总是怨声载道，“我怎么就碰不到那种作息规律，心理健康，富有学识，没有不良嗜好的男生呢？”可到了真碰上这种男生她们又不乐意了，甚至可能一开始就连他们的存在都注意不到。他们向来沉稳、平静、低调、务实，哪会随随便便流向她们经常活动的“恋爱市场”？古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圈子；又讲一个门当户对、两情相悦，什么样的人就配得上什么样的人。对于那些每天抱着逛商场的心态谈恋爱的女生，她们自己的思想和眼界恐怕就支撑不起和这种好男人的长远生活吧！那怎么能怪桃花运找不上她们呢？然而每当批评一群人的时候，被批评的那群人往往是急得暴跳如雷，坚决拒绝这种批评的；这样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毕竟我不是他们的家教老师。

**2025.6.23.**

**【甲】**

怎么最近官媒上面这么多一堆小孩家长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新闻？小孩拿烟盒纸往地上拍着玩也要上新闻，有人教怎么拿圆珠笔做弹簧小玩具也要上新闻，校门口小卖部卖点“鸡你太美”的文创也要上新闻，连讲话掺了点网络梗都要上新闻！我知道网上确实有很多严重危害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的内容，这些内容要么宣扬色情低俗，要么教唆违法犯罪，的确应该狠狠制裁。但是那又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该另当别论。拍烟卡又不是抽烟，讲两句“YYDS”又不犯法。如果我们连小孩子平日里玩些什么、怎么聊天都要上纲上线，那还真怨不得有些西方媒体指着我们的鼻子说“缺乏言论自由”了！小孩只是小，比较爱玩，不是傻。从一出生开始看着课本上那些蓝天绿地小动物的故事一直到快十岁，厌倦了也是理所当然的。谁敢担保自己做小学生的时候没玩过点“妈见打”的东西，传唱过什么“我要炸学校”之类的儿歌呢？

然后他们又说什么拍烟卡会“无形中淡化对吸烟危害的认知”，网络梗会“潜移默化地毒害孩子的语言系统”之类的话了，仿佛小孩就是一只被剥干净了所有免疫系统待在一群细菌与病毒之间的动物。我并不否认，可能有些小孩身上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吧。但是谁又能干净利落地说这些问题就是由这些因素导致的呢？他们又有没有看到那更大一部分烟酒不沾，以及小时候在作文上乱写一气，长大了却量产好文章的人呢？他们还说要“引导孩子进行积极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健康的活动”是什么呢？做广播体操、跳绳，这已经够健康了吧？然而做广播体操也会摔伤，跳绳也能跳出关节炎，这些事迹都记录在案，有迹可查。把一些似是而非的偶然性案例归因成系统性问题，这未免也过于牵强了。这实际上体现出的就是有些家长自身教育能力的缺失。家里孩子出了问题自己不管，只会上网“救救孩子”战吼起手，搞得官媒下场发文；一看到官媒发文又开始沾沾自喜起来，觉得自己有多么担当家庭重任、关心民生国计，和全国的家长们高度同频共振了。为了救救自己的孩子，顺道救了全国的孩子，这可不就是个拯救民族的下一代于水火之中的正义使者吗！我并不觉得我这话说得太满或者是在危言耸听什么的，从他们接受采访的那种语言风格里面，确实时不时冒出来一股很浓厚的套路性、表演性的味道。我恐怕得给他们口中的“救救孩子”稍微扩充扩充，变成——“管管家长，救救孩子”！

**【乙】**

当中国人疑惑为什么"spring"既是春天又是弹簧的时候，外国人也在疑惑为什么“管”既是manage也是pipe。结果在有些汉语沙文主义者眼里，汉语这边就是“博大精深”，到了英语就变成什么“原始”“蛮夷”了。英语虽然在血统的纯正性上的确不如汉语，但是讨论问题也不能这么不讲理吧！所以说以后我但凡看到这么论证汉语优越性的，直接杀杀杀！

**【丙】**

我时常自诩为“音乐美食家”，嘲讽流行音乐是“快餐文化”。然而真到了字面意义上的吃饭这件事情上，我又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快餐家了，实在是有点讽刺。不能说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更应该说是各取所需、各有所长。

**【丁】**

网上很多神秘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喜欢拿“成王败寇”之类的话给自己的失败开脱。可这句话不该反过来说吗——“王成寇败”？

**2025.6.24.**

我发现我迄今为止所说过的所有有效的话有且仅有两种基本格式：“我发现我……”和“我发现别人……”，包括这句话本身。

**2025.6.25.**

我从刚刚接触国际音标的时候就很疑惑了，既然已经有了独立的符号来分别表示清音和浊音（例如[p]和[b]），那还要专门加入附加清化符号[**̥**]和浊化符号[**̬**]干什么呢？有一个原因很显然，那就是有些清浊对立的音中只有一个有独立的符号而另一个没有，譬如双唇鼻音中只有浊的那个有独立符号[m]，而清双唇鼻音就只能用[m̥]来表示。可是这样一来又有了一个问题：同样是浊双唇塞音，原汁原味的[b]和加了附加浊化符号变来的[p̬]又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我不能把所有的浊双唇塞音都用这两者中的一个来表示呢？DeepSeek老师的解释是这样的：有些语言中可能自带[p][b]对立（比如西班牙语“peso”和“beso”），属于不同的音位，因此这些音位本身就用/p//b/来表示；而有的时候会发生语流音变导致[p]浊化或者[b]清化，如果使用严式标音法，那就需要用上[p̬][b̥]这两个符号了，表示这个音“本来”是[p]或[b]，只是“临时”变化了而已。

然而这又暴露出了第三个问题，也是最难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类型的对立都像塞音的清浊对立那样有各自独立的符号来表示，导致使用严式标音法标音时，完全无法区分主符号上面的的附加符号到底是本来就和主符号是一体（作为一个“整体的主符号”来表示一个基本音位）还是表示主符号发生了语流音变。对于鼻音的清浊对立（之前已经提到）是如此，对于在汉语各方言中广泛存在的送气对立更是如此。就拿不存在清浊对立而存在送气对立的汉语普通话来说：不送气双唇塞音[p]有独立符号，可是送气版本就只能写成[pʰ]了。写成音位也是/p//pʰ/。这样一来，音位符号本身就带了附加符号，还怎么知道这个符号到底是因为本身带的还是变出来的呢？虽然普通话中好像没有[p]变成[pʰ]的语流音变，但是不排除其他存在送气对立的语言里可能会有。而要是有相反的语流音变，那可就更麻烦了：国际音标表里怎么都不可能有一个“去送气化”的附加符号！哪怕我自创一个，写成[ᵒ]吧。那么一个“去送气化的送气双唇塞音”就得写成[pʰᵒ]，一下叠了两个符号，前面一个是音位自带的，后一个是语流音变出来的。这样一来又无比繁琐而且难以区分。

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作为当今国际音标基础的拉丁字母和希腊字母体系，最初产生出来就是用来描述存在丰富清浊对立而非送气对立的语言的。加入是以其他字母体系作为基础来制订国际音标，那么这个情况就有可能完全逆转：例如用中国自创的注音符号的话，那就变成了送气对立有独立符号「ㄅ」「ㄆ」，而清浊对立需要用「ㄅ」「ㄅ**̬**」来区分了！当然如果我们在唐代的时候就有这个意识的话，说不定可以直接学日本人那样把“帮”“滂”“並”这些字写成草体以后直接拿来做注音符号。这样一来，现在的通用计算机字符编码表也要专门再加入一个模块来存储这些字符了。

顺带一提：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汉语各方言里广泛存在的[ɕ]在国际音标里进不了主辅音表，只能当个“特殊符号”。难道一直没有人提议改良一下吗？

**2025.6.26.**

思考哲学这件事情简直就像一块狗皮膏药一样，一旦粘在身上就再也甩不脱了。本来是要想着给一些问题找到答案的，结果不仅没找到新的答案，原来一些问题的答案还被推翻了。思来想去到最后，发现似乎任何问题都不会有任何答案，即使有，那这个答案也不过是另一些问题而已。这在对真理无比挑剔的我来看，有时候还勉强可以令人满意，但是一旦到了不满意的时候，就实在是无比抓狂，简直想要从椅子上暴跳起来一头撞死在墙上。但是我又不能就这样直接撞死了，那样我又成了公众眼中一种模板化的学东西发疯的哲学怪人了。所以我只能坐回来，勉强克制住自己，当一个稍微有点疯的正常人。

可能这和性压抑也是一个原理。

**2025.6.27.**

我所有的自信都是来源于不自信。我坚信自己一定是人群中的一个特殊元素，恰恰是因为有了对这一点的质疑作为基础。任何一个人要想对我提出任何质疑之前，都得先在心里掂量掂量这个质疑有没有可能已经被我自己想过成千上万次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他在我面前就相当于是班门弄斧，正中我的下怀。一般情况下都是会这样的，因为大部分对我提出质疑的人都没有我这么高的思维水平。这个看似狂妄的论断也是经过了我自己反复质疑的检验而得出的。尤其是现在我有了这么多亲自写作出来的参考文献以后就更好了，随便摆出一个问题我都能很轻松地找出自己对它已经做过的讨论，就像一个随机访问机一样灵活。我想这应该已经是一个让绝大部分质疑者都自惭形秽的成果了。

**2025.6.28.**

**【甲】**

你不打击奸商，他们说你经济环境恶劣；你打击奸商，他们说你错杀太多人。你不搞核武器，他们说你力量弱；你搞核武器，他们说你威胁世界和平。你不抓贪官，他们说你腐败率高；你抓贪官，他们说你借反贪为由清除政敌。你不防控传染病，他们说你卫生工作差；你防控传染病，他们说你漠视群众自由。好一个横竖不是人啊！他们这话术也就骗骗傻子就够了。我看他们得先放平心态好好提升提升自己的政治素养以后再来跟我们较劲。

**【乙】**

我以后一定要多多健身，争取早日让头上长出来一个摄像头，这样随处看见一个没想到能火的场面都可以抓拍下来发到网上了。

**【丙】**

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曾经提到：“易经可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而是自然科学！”作为一名理科生，我初听到这个说法肯定是十分怀疑的，但是细想一下还是颇以为然——毕竟“科学”一词在词典上给出的大致定义就是“系统化的、分门别类的知识”，而没有限定究竟该是一个怎样的系统；以易经那一派自成体系的八卦五行等等概念来解释世界，也未尝不能称作是另一种逻辑自洽的“自然科学”。然而现在想起来，这个说法还是多少有些欠妥。

首先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易经与现代科学相比，在逻辑的实证性和对现实世界的解释能力上实在是差得太远太远了。物质可能不是以什么金木水火土构成的，可真的是以电子、夸克、中微子构成的；主宰世界运行的规律里面可能没有什么“阴阳八卦运转”，但是一定有那一个个数学推导出来的方程式！易经的学说虽然也成体系，可是受限于历史条件，对世界上“实实在在”的物质和运动规律缺乏足够的关照，因此到了顶也就是满足人们心里对于认识世界规律的精神需求；要想发展为推动人们改造世界的强劲生产力，那就远远不够了。西方出来的工业技术到了中国，照样能造出高铁汽车；可我们的八卦五行传到世界上去，就不见得能够起到什么很大的实际效用了！（尽管在精神滋养上的作用也不能忽略）

这也就牵扯出了所谓的“民族文化”与“科学文化”之辩。首先要强调的是，易经的定位必须是一套“民族文化”体系，因为它是深深根植在中国这个文化土壤里的，在其他民族的眼中一定会带有鲜明的中国色彩。哪怕我们一本正经地搞出什么“易学”之类的专门学术研究并且传播到世界上，它们也只有在这个把易经奉若圭臬的中国本土才会被视为一种“科学”；而对世界来说，这些学术顶多算是一种本民族圈子内的“文化学”研究而已。而以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等学说为代表的现代科学体系，虽然同样也代表着一种“文化”，但绝不是“民族文化”，而必须归类为“科学文化”，不带有西方文化色彩。尽管西方国家使用的教学材料可能为了学生理解的方便而采取一些西方文化元素作为例子，但这不代表学科本身属于西方文化。（比如以亚光速飞行的圣诞老人，这个时候把圣诞老人改成大鹏或者嫦娥，就有东方的味道了）

然而以易经为代表的东方传统学术体系，似乎至今还在故步自封于自己有多么“古老”“传承”“正统”，还批判西方发展出来的现代科学是什么“西方科学”“文化入侵”。殊不知现代科学早已极大摆脱了西方文化这个最初的发展土壤，成为人类社会的通用语言了！之前我的确也批判过西方的话语霸权，反对把西方价值当成普世价值，这是不假；可到了科学这个方面上，西方搞出的这套学术还真就是普世价值，还真就力压我们这边一头。我并不是否认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中国过去发展出了许多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目前在吸收了现代科学的条件下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的成就，未来也不知道还会诞生出哪些全新的文化形态。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近几十年内，处在时代发展潮头的仍然将是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确立下来的科学范式。

所以我几个月前想到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观点，说出来可能会显得非常暴力：所谓易经，不就是一个大号的小说世界观设定集吗？“国学大师”们自己当然是拒绝承认并且指责我“大逆不道”的了，然而很遗憾的是，他们个人的想法完全动摇不了自己在现代科学研究者面前的二等公民地位。世界上本来又没有（我想我有充足的底气来说这个“没有”）五行八卦，可他们整个世界观都是建立在这个上面的，可不就是个世界观设定集！只不过跟现在一般的世界观设定集不同，前者属于一种主流文化，影响范围广，形成了学术体系，并且积极为自己寻求扩张和认同；后者属于新兴亚文化圈子，影响范围有局限，目前形成不了学术体系，扩张的倾向不是很明显。可是现在有些迂腐的所谓大师还在向我们的政府提意见，说不要学什么数理化生，要学五行八卦——美其名曰“国学”！都说要禁止学生们带“异世界小说”进学校，如果要这么搞的话，那不就相当于把异世界小说直接写进课本里了吗？尤其是对于理科生来说，中学语文课本上的经典古文就已经够人喝一壶的了，还要给他们加一些虚头巴脑的东西，简直是愚不可及，连错都算不上！

我想我以上这段发言，算是给“李约瑟难题”一个比较合理的回答了吧。

**2025.6.29.**

比起所谓的“成功学”，我想我们目前更迫切需要的应该是“幸福学”。